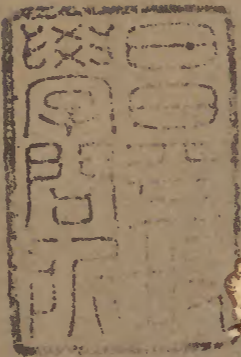


# 佛祖通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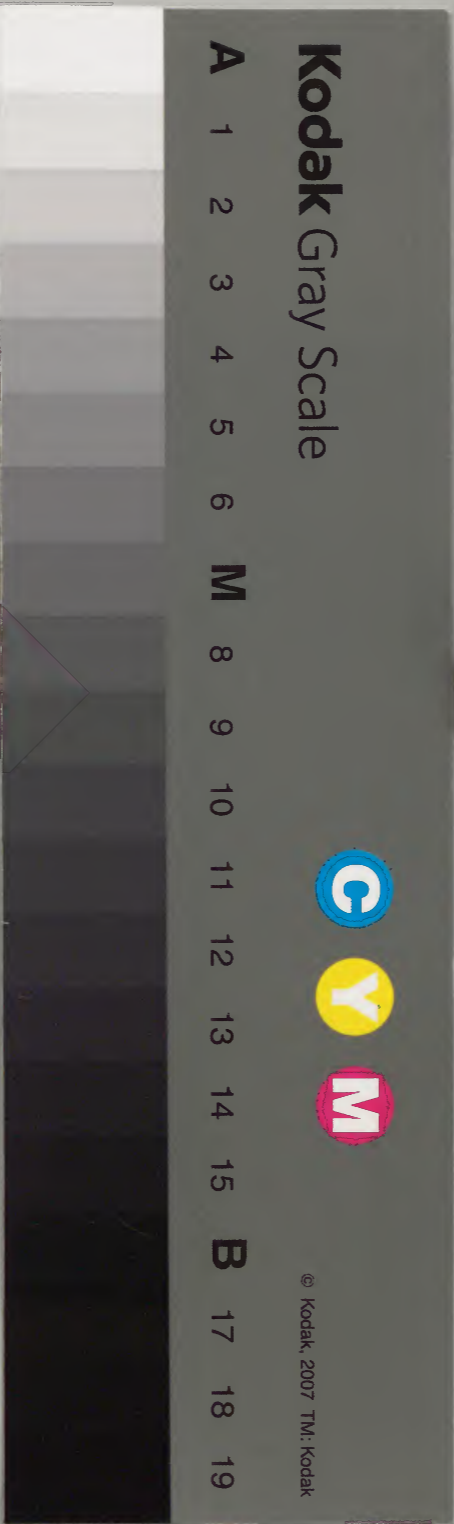
十四



漢書門類			
二	九	三三	三
二	八	四七	三
冊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三	漢	
二	三	書	
八	四	類	
冊	七		
架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47	
冊數	22 ( 14 )		
函號	310	133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四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癸卯

代宗豫改年廣德

肅宗長子玄皇諸孫百余人代居長為嫡孫即位後用元載為

相而黜李泌及誅元載復用楊綰年五十三崩紫宸殿葬元陵在位十七年

乙巳

改年永泰○九月鑄金銅佛像於光順門率百僚

奉祀之十月吐蕃寇逼京師內出仁王經輦送西

明諸寺置百尺高座講之寇平○帝夢六祖惠能

大師請衣鉢歸于曹溪翌日遣中使送還是時寇

難屢逼帝寢以為憂宰相王縉曰國家慶祚靈長

踏力弱

箠主

福報所憑雖多難無足道者祿山思明毒流方煽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敵而踏群戎來寇未及戰輒去非人事也帝由是篤意佛道修祠祀詔天下官司無箠辱僧尼禁中講誦仁王護國經詔命不空三藏重譯奮本帝親為之序官不空特進鴻臚卿

是年詔法師良賁於大明宮之槐園造新仁王經疏成賁以表進呈略曰洗心滌慮扣寂求音發明啓自天宮加被仰憑佛力咸約經論演暢真宗亦猶集群玉於荆山約百川於溟海火生於木並兩

曜而俱明識轉於如體一相而等照成道者法也載法者經也廣度群有同於大通足菩提心如陛下意帝覽之稱善

改大曆元年

道義禪師是年建金閣寺勅十節使助之以二稅七月始作孟蘭盆會于禁中設高祖太宗已下七聖位備鑿鑿建巨播各以帝號標其上自大廟迎入內道場饒吹鼓舞旌幢燭天是日立仗百僚於光順門迎禁導從自是歲以為常癸未大廟之宮生靈芝帝賦詩羨之百僚皆屬和

設蘭盆迎帝座

丙午

丁未

○大教東被七百年矣  
七月宰相杜鴻漸出撫巴蜀至益州遣使詣白崖  
山請禪師無住入城問法曰弟子聞金和上說無  
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未審此三句是一是三無  
住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無妄名慧然一心不生  
則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曰後句妄字莫非從心  
否無住曰從妄者是曰有據否無住曰法句經云  
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  
涯又問師還以三句接人否對曰初心學人還令  
息念澄停識浪清水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

杜相  
法問

念亦不立也時庭樹鷓鴣鳴公曰師還聞否曰聞鷓  
去矣又問師今聞否曰聞公曰鷓去無聲云何言  
聞無住顧四衆曰正法難聞各宜諦聽聞與不聞  
非聞聞性本來不生今亦不滅有聲之時是聲塵  
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  
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流轉乃至色香味  
觸亦復如之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屬  
喜躍稱善又問弟子頃著起信論疏二卷得名解  
佛法否曰夫造疏皆用心思量分別但可著成傳  
益初學據論云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

杜相  
起論

文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是一心  
故名真如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相  
既著種種相何由體解佛法公稽首曰師今從理  
確論合心地法門實不思議然何由得不生不滅  
契解脫去荅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滅  
既無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公曰何謂  
識心見性荅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為不識  
真心不見本性真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  
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舍不沈不浮無  
為無相活潑潑平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可得無

杜相  
依沙  
門葬

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鴻漸由是棲心禪  
悅嘗有詩云長願追禪理安能揖化源晚以疾辭  
宰相釋位三日而薨臨終沐浴儼朝服加僧伽梨  
剃須髮而逝遺命依沙門法葬  
論曰無住說法簡當明妙雅合首楞嚴所謂聞  
無生滅之旨宜乎聞者悟悅而信解也鴻漸靈  
武策立功臣家世奉佛其臨終剔髮須服僧衣  
遂與宋朝王文正公且肖焉雖文正公巨德元  
勲完名高節卓冠名臣之表非鴻漸所能彷彿  
然莫年付囑諸子及其友揚文公六年丁寧曲

折文公談苑著之甚詳茲可想見知佛之深而見道之明也嗚呼吾宗直指當人見聞覺知一段大事本尔現成奈何人自棄昧往往終身服役爲他間事長無明者天下碌碌皆是若二公能自回頭存心後世打徹大事夫豈易得也哉  
清凉國師澄觀字大休會稽人姓夏侯氏生於開元戊寅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口四十齒目光夜發晝乃不眇天寶七年出家至肅宗二年丁酉受具是年奉詔入內勅譯華嚴初至德中即以十事自勵曰躰不捐沙門之表心不違如來之制坐

戊申

不背法界之經性不染情碍之境足不履尼寺之塵脇不觸居士之榻目不視非儀之綵舌不味過午之餽手不釋負明之珠宿不離衣鉢之側從牛頭忠徑山欽問西來宗旨授華嚴負教於京都詵禪師至是大曆三年代宗詔入內與大辯正三藏譯經為潤文大德既而辭入五臺大華嚴寺覃思華嚴以五地聖人栖身佛境心躰真如猶於後得智起世俗心學世間解絲是博覽六藝圖史九流異學華夏訓詁竺經梵字及四圍五明聖教世典等書靡不該入至建中四年下筆著疏先求瑞應

龍身觀  
爲夢

一夕夢金容當陽山峙光相顯顯因以手捧咽面  
門既覺而喜以謂獲光明徧照之徵自是落筆無  
停思乃以信解行證分華嚴爲四科理無不包觀  
每慨奮疏未盡經旨唯賢首國師頗涉淵源遂宗  
承之製疏允歷四年而文成又夢身爲龍矯首南  
臺尾蟠北臺宛轉凌虛鱗鬣耀日須臾變百千數  
蜿蜒青冥分散四方而去識者以爲流通之像也  
初爲衆講之感景雲凝停講堂庭前之空中又爲  
僧叡等著隨疏演義四十卷隨文手鏡一百卷云  
○是年帝召國師惠忠入內引太白山人見之帝

曰此人頗有見解請師驗之忠曰汝蘊何能山人  
曰忝識山識地識字善筭曰山人所居之山是雄  
山是雌山山人茫然不能對忠曰識地否曰識忠  
指殿上地問曰此是何地答曰容弟子筭方知忠  
曰識字否曰識忠於地上畫一畫曰此甚字山人  
曰是一字忠曰土上一畫是王字何謂一字耶又  
問能筭否曰能忠曰三七是多少山人曰國師玩  
弟子三七豈非二十一忠曰卻是山人弄貧道三  
七是十何謂二十一復問更有何能答曰弟子縱  
有亦不敢向國師開口忠曰縱汝有能亦俱未是

懵莫  
孔

師卻謂帝曰問山不識山問地不識地問字不識字問筭不解筭陛下何處得此懵漢來帝謂山人曰朕有國位不足為寶師乃國寶也山人曰陛下真識寶者矣  
走歲詔徑山道欽禪師至關下帝親加瞻禮一日師在內庭見帝起立帝曰師何以起欽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忠國師曰朕欲賜欽師一名忠欣然奉詔遂賜號國一禪師後辭歸本山馬祖大師令門人智藏問十二時中以何為境師曰待汝回去時有信藏曰只今便回師曰傳

已酉

語卻須問取曹溪又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曰待吾滅後卻向汝說至貞元八年示寂賜謚大覺禪師  
牛頭慧忠禪師示寂得法於威師為牛頭宗第六祖平生一衲不易器用唯一鐺嘗有供僧穀二廩盜者窺伺虎為守縣令張遜者入山頂謁問師有何徒弟曰有三五人遜曰可得見否師啟牀三下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及移居莊嚴寺將建法堂有古樹群鵲巢其上師謂巢曰此地建堂女可速去言訖群鵲遷巢他樹及築基有二神



禪宗  
布薩

人定其四角潛資夜役不日而成由是學徒雲集  
 師有安心偈曰人法雙淨善惡兩忘直心真實菩  
 揭道場至是將終石室前掛鏑樹掛衣藤無故枯  
 死師集衆布薩訖淨髮浴身是夕有瑞雲覆其院  
 空中復有天樂之聲詰且怡然坐化俄頃風雨暴  
 作震折林木有白虹貫于岩壑云西域大耳三藏  
 至京師自云得他心慧眼帝令入光宅寺請國師  
 慧忠試驗忠問汝得他心通耶對曰不敢忠曰女  
 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三藏云和上是一國之師  
 何得往天津橋看弄獼猴又問老僧即今在什麼

庚戌

處三藏曰和上是一國之師何得去西川看競渡  
 忠第三問語亦如前三藏良久罔知去處忠叱曰  
 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三藏無對

論曰四祖下融大師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  
 候子此黃蘗運公語也以黃蘗大機大用逸格  
 手段作如是說則其然矣異時學人相似語言  
 以爲禪道者凡貶剝諸方往往猶不止於此嗚  
 呼世謂學不躡等矧吾宗單傳心印用以了生  
 死者其可以躡等乎觀牛頭諸祖道盛一時於  
 死生之際感驗昭著有生而百鳥銜華虎狼給

躡力  
涉

侍者有滅而鳥獸哀鳴逾月乃止者有異香經  
旬而歇者有山林變白溪澗絕流者有空中神  
播從西而來遠山數匝者有所居舊院林木變  
白七日而復者及是忠禪師所感皆不思議事  
出於造化之表自非神德妙行蔽天地而不耻  
關百聖而不慚者曷以臻此邪如大耳三藏分  
證小果得五神通及見國師初二度國師以有  
所緣心則灼見其處及第三度國師入甚深秘  
密大寂定門大耳於是茫然不知然則證果有  
階級大道有淺深端平誣矣或謂巫咸相壺子

堪  
知

堪擬國師者自性圓通與夫區區術數烏可同  
年而語哉

是年大廣智三藏不空示疾誡門人曰普賢行願  
出無邊法門汝等勤而行之宜觀菩提心本尊大  
印直詮阿字了法無生證大覺身又命弟子趙遷  
執筆授所撰涅槃軌範以貽後世使準此送終以  
表辭帝詔遣內使賜湯藥勞問就加開府儀同三  
司肅國公食邑三千戶辭讓數四不允不空歎曰  
吾以法濟世不意垂死濫汗封爵乃以先師金剛  
智所付法物因中使李憲誠進之遂沐浴更衣吉

迄  
許

祥安卧而疾困維頂骨不壞中含舍利光彩奪目  
御使嚴郢撰紀德碑太常徐浩書之于石其辭曰  
○和上諱不空西域人也氏族不聞於中夏故不  
書玄宗燭知至道特見高仰迄肅宗代宗三朝皆  
為灌頂國師以玄言德祥開佑至尊代宗初以特  
進大鴻臚褒表之及示疾不起又就卧内加開府  
儀同三司肅國公皆牢讓不允特賜法號曰大廣  
智三藏大曆五年夏六月癸未滅度于京師大興  
善寺代宗為之廢朝三日贈司空追謚大辯正廣  
智三藏和上茶毗日詔遣中謁者齎祝文祖祭申

摧  
訖

如在之敬睿詞深切加薦令芳禮冠群倫舉無與  
比明年九月詔以舍利起塔于舊居寺院和上性  
聰朗博觀前佛法藏要旨緇門獨立邈蕩蕩其無  
雙稽夫真言字儀之憲度灌頂升壇之軌迹即時  
成佛之速應聲儲祉之妙天麗且弥地普而深固  
非末學所能詳也敢不槩見序其大歸昔金剛薩  
埵親於毗盧遮那佛前受瑜伽最上乘義後數百  
年傳於龍猛菩薩龍猛又數百年傳於龍智阿闍  
梨龍智傳金剛智阿闍梨金剛智東來傳於和上  
和上又西遊天竺師子等國詣龍智阿闍梨揚摧

十八會法法化相承自毗盧遮那如來至於和上  
鳥六葉矣每齋戒留中導迎善氣登禮皆答福應  
較然温樹不言莫可紀已西域隘巷狂象奔突以  
慈眼視之不旋踵而象伏不起南海半渡天吳鼓  
駭以定力對之未移晷而海靜無浪其生也母氏  
有毫光照燭之瑞其沒也精舍有池水竭涸之異  
凡僧夏五十享年七十自成童至于晚暮常飾供  
具坐道場浴蘭焚香入佛知見五十餘年晨夜寒  
暑未嘗有傾欹懈倦之色過人絕遠乃如是者後  
學陞堂誦說有師法者非一而沙門惠朗受補處

之記得傳燈之首繼明佛日紹六為七至矣哉於  
戲法子永懷梁木將絕本行託予勒崇昔承微言  
今見几杖光儀眇漠壇宇清愴纂書昭銘小子何  
讓銘曰嗚呼大士起我三宗道為帝師秩為儀同  
昔在廣成軒右順風歲逾三千復有肅公瑜伽上  
乘真語密契六葉授受傳燈相繼述者牒之爛然  
有第陸伏狂象水息天吳慈心制暴慧力降愚寂  
然感通其可測乎兩楹夢奠雙樹變色司空寵終  
辨正旌德天使祖祭宸衷悽惻詔起寶塔奮庭之  
隅下藏舍利上飾浮圖跡殊生滅法離有無刊石

辛亥

爲碣傳之大都  
越州律師曇一卒  
關梁肅製其碑曰釋氏先律  
師諱曇一字覺胤報年八十僧夏六十一以大曆  
六年十二月七日滅度于越州開元寺遷座起塔  
于秦望山之陽製縷會葬者以千百數大師蘭陽  
張氏曾祖隋太常伯始家會稽之山陰大師誕鍾  
粹氣聰悟夙發幼學五經因探禹穴至雲門寺遂  
依沙門諒公出家景龍中剃度尋受具戒天縱辯  
慧益以軌儀翕然已爲大望矣開元初西遊長安  
觀音亮律師見而竒之授以毗尼之學又依崇聖

究  
展以

寺壇子法師學俱舍唯識從印度大沙門無畏受  
菩薩戒探道覩奧出類拔萃期月之間名動京師  
大師崖岸峻峙機神坦邁體識詳雅應用虛明得  
三藏之隱顯究諸宗之源底加以素解玄儒旁綜  
曆緯長老聞風而悅服公鄉下榻以賓禮由是與  
少保究國公陸公象先賀賓客知章李北海德裕徐  
中書安貞褚諫議庭誨爲儒釋之遊莫逆之友其  
導世皆先之以文行弘之以戒定入蘭室而馨香  
自發臨水鏡而毫髮必鑑不知其所由然矣開元  
二十六年復歸會稽謂人曰三世佛法戒爲根本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本之不修道遠乎哉故設教以尸羅為主取鄴郡  
律疏合終南事鈔括其同異詳發正義學徒賴焉  
大凡北際河朔南越荆閩四分之宗自我而盛烈  
炬之破昏黑群流之赴澗澤適來之時行化也如  
彼有爲而生乘化而息草木潛潤慈雲無心適去  
之時處順也如此人世遷轉道存運往瞻望不見  
寂寥空山哀哉銘曰越水湯湯崇山回合大師化  
滅式建靈塔緬慕上士誕修淨法有威有儀不窪  
不雜德溥化洽雲從海納勒銘垂後千萬億劫  
是歲淮南節度使揚州牧御史大夫張延賞狀舒

窪  
瓜鳥

州三祖行實請謚于朝夏四月天子賜謚曰鏡智  
禪師刺史獨孤及製賜謚碑曰按前志禪師號僧  
粲不知何許人出見于周隋間傳教於慧可大師  
掘衣鄴中得道於司空山謂身相非真故示有瘡  
疾謂法無我故居不擇地以衆生病為病故所至  
必說法度人以一相不在內外中間故必言不以  
文字其教大略以寂照妙用攝群品流注生滅觀  
四維上下不見法不見身不見心乃至心離名字  
身等空界法同夢幻無得無證然後謂之解脫禪  
師率是道也上膺付屬下拯昏疑大雲垂蔭國土

皆化謂南方教所未至我是以有羅浮之行其來  
不來也其去無去也既而以袈裟與法俱付悟者  
道存影謝遺骨此山今二百歲矣皇帝即位後五  
年歲次庚戌某剖符是州登禪師遺居周覽塵跡  
明徵故事其茶毗起塔之制實天寶景戌中剏駕  
前河南尹趙郡李公常經始之碑版之文隋內史  
侍郎河東薛公道衡唐相國河南房公瑄繼論撰  
之而尊道之典易名之禮則朝廷方以多故而未  
遑也長老比丘釋湛然誦經於靈塔之下與澗松  
俱老痛先師名氏未經邦國焉與禪衆寺大律師

澄俊同寅叶恭亟以爲請會是歲嵩山大比丘釋  
慧融至自廣陵勝業寺大比丘釋開悟至自廬江  
俱纂我禪師後七葉之遺訓日相與歎塔之不命  
號之不崇懼象法之根本墜于地也願申無邊衆  
生之弘誓以紓罔極揚州牧御史大夫張公延賞  
以狀聞於是六年夏四月上霈然降輿廢繼絕之  
詔冊謚禪師曰鏡智塔曰覺寂以太德僧七人掃  
洒供養天書錫命輝煥崖谷衆庶踊躍謂大乘中  
興是以大比丘衆議立石于塔東南隅紀心法興  
廢之所以然其以謂初中國之有佛教自漢孝明

中  
去  
聲

始也歷魏晉宋齊及梁武言第一義諦者不過布  
施持戒天下惑於報應而入未知禪世與道交相  
喪至菩提達磨大師始示人以諸佛心要人疑而  
未思惠可大師傳而持之人思而未修迨禪師三  
葉其風寢廣真如法味日漸月漬萬木之根莖枝  
葉悉沐我雨然後空王之密藏二祖之微言始行  
於世間浹於人心當時聞道於禪師者其淺者知  
有爲無非妄想深者見佛性於言下如燈照物朝  
爲凡夫夕爲聖賢雙峯大師道信其人也其後信  
公以傳弘忍忍傳慧能神秀秀公傳普寂寂公之

於烏音  
戲呼音

門徒萬人陞堂者六十有三得自在惠者一曰弘  
正正公之廓廡龍象又倍焉或化嵩洛或之荆吳  
自是心教之被於世也與六藉侔盛於戲微禪師  
吾其二乘矣後代何述焉庸詎知禪師之下生不  
爲諸佛故現比丘身以救濁劫乎亦猶堯舜既往  
周公制禮仲尼述之游夏弘之使高堂若蒼徐孟  
戴慶之徒可得而祖焉天以聖賢所振爲木鐸其  
揆一也諸公以爲司馬子長立夫子世家謝臨川  
撰慧遠法師碑銘今將今千載之後知先師之全  
身禪門之權輿王命之追崇在此山也則揚其風



紀其時宜在法流其嘗味禪師之道也久故不讓其銘曰人之靜性與生偕植智誘於外染為妄識如浪斯鼓與風動息滯駭貪怒為刃為賊生死有涯緣起無極如來憫之為闢度門即妄了真以證覺源啓迪心印貽我後昆間生禪師俾以教尊二十八世迭付微言如如禪師應期弘宣世溷法滅獨與道全童蒙來求我以意傳攝相歸性法身乃圓性身本空我為說焉如如禪師道既棄世將二千紀朝經乃屆皇明昭賁億兆膜禁凡今後學入佛境界於取非取誰縛誰解萬有千歲此法無壞

壬子

魯郡公顏真鄉撰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曰如來以身口意業難調伏也淨尸羅以息其內行住坐卧四威儀攝善心也明布薩以昭其外故曰波羅提木叉是汝之師則憍陳如之善來迦葉波之尚法諸聲聞三歸約衆十四年以八敬度尼羯磨相承其致一也漢靈帝建寧元年有北天竺五桑門支法領等始於長安譯出四分戒本兼羯磨與大僧受戒至曹魏有天竺十尼自遠而來為尼受具後秦姚興弘始十一年有梵僧佛陁耶舍譯出四分律本而闕中先行僧祇江南盛行十誦至

壺  
本苦

元魏法聰律師始闡四分之宗聰傳道覆覆傳慧  
光光傳雲暉願願傳隱樂洪雲雲傳遵遵傳智首  
首傳道宜宜傳法勵滿意意傳法成成傳大亮道  
賓亮傳雲一道岸超慧澄澄傳慧欽皆口相授受  
臻於壺奧欽俗姓徐洪州建昌人也蓋漢孺子之  
後年二十二尋師於臨川楮山後五歲削髮隸于  
高安龍崗寺遂受戒有唐義淨則譯經上足曰洪  
州之靈傑其秉宣羯磨者曰兩京滌法銳欽智度  
冲深神用高爽行無權實身絕開遮闡律藏而日  
月光明騁辯才而龍象蹴踏江嶺之外凜然風生

冲  
中持

開元末北游京師充福先大德常誦涅槃經而講  
之兼明俱舍論維摩金剛經又登講座其下日有  
二三千人由是名動輦轂屬祿山作亂杖錫南歸  
居于西山洪井雙嶺之間慕高僧觀顯之遺蹤於  
寺北剏置蘭若山泉之美頗極幽絕欽雖堅持律  
儀而志在弘濟好讀周易左傳下筆成章著律儀  
輔演十卷嘗撰本州龍興寺戒壇碑頗見稱於作  
者三年真鄉添刺撫州東南四里有宋侍中臨川  
內史謝靈運翻涅槃經古臺基局儼然軒陛摧圮  
高行頭陀僧智清者首事修葺安居住持明年秋

通車一  
十七  
七月真鄉績秩將滿有觀察使尚書御史大夫趙國魏公願以我皇帝降誕之辰奏爲寶應寺仍請山林高行僧三七人冬十月二十三日聖恩允許於是鼎新輪奐其興也勃焉乃請止觀大師法源法泉襄陽乘覺清涼善弘羅浮圓覺佛跡本喻餘杭慧達洎當州海通海岸等同住熏修以資景福僉以爲學徒雖增毗尼未立明年三月乃請欽登壇而董木鐸焉仍俾龍崗道翰天台法裔招提智融白馬法胤衡嶽智覺同德義盈香城藏選龍興藏智開元明徹等同秉法事於是遠近駿奔道場

於  
烏音

側塞聖像放光而龍王不雨者四旬僧尼等主百五十七人而文士正議大夫前衛尉少鄉張廷臯脫俗歸真其法名曰壞網爲稱首焉又欽此年已來爲受具者凡一萬餘人江嶺湖海之間幅員千里像法於變皆欽化道之力焉臨川在嶺隅未嘗弘律於是二衆三百餘人請法裔敷演而依止之後有上都資聖寺高德曰還本律主偉茲能辯深嗟嘆而讚羨之謂於寺東南置普通無礙禪院內立鎮國觀音道場請善弘居之以開悟心要雲一上足曰智融精持本事如會尊衆乃命智晃等於

普通道場東置律藏院剎立戒壇以行欽公之來儀且施肇紀之不朽經營未幾壇殿鬱興肅乎渡海浮囊分毫絕羅刹之請嚴身瓔珞照耀有摩尼之光則入佛位而披伽黎者名香普熏神足無極年月可勝紀而無絕乎有唐大曆辛亥歲行撫州刺史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書而志之

甲寅

九年道士史華以術得幸因請立刃梯與沙門角法有言兩街選僧剋日較勝負沙門崇慧者不知何許人常誦首楞嚴呪表請挫之帝率百僚臨觀史華履刃梯而上命慧登之惠躡刃而昇往復無

李源訪真

燈

持

嚙

虛極

斜

音

傷慧承勝命聚薪于庭舉烈焰慧入火聚呼史華令入華慚汗不敢正視帝大悅而罷賜崇惠號護國三藏後不知終沙門圓澤者寓東都慧林寺與隱士李源厚善慧林即源舊第也父愷守東都為祿山所害源以故不仕常居寺中與澤談嚙終日偶相率游峨眉山源欲自荊州泝峽以往澤欲由長安斜谷源以為久絕人事不欲復入京師澤不能強遂自荊州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襦負嬰而汲者澤望而泣曰所不欲由此者為是源驚問故澤曰婦人孕三稔矣逢吾為之子不逢則已今既見

通鑑卷十四 十一

三生石詩

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咒助我令速生三日浴兒願公臨顧以一笑為信後十三年於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哀具浴至暮而澤亡婦乳三日源往視之兒見源果軒渠而笑即具以語其家葬訖源返寺中後如期自洛之吳赴其約至期於葛洪井畔聞有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源曰澤公健否荅曰李君真信士然世緣未盡且勿相近惟勤修不惰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羣

已徧却回烟棹上瞿塘遂隱不見源復歸慧林至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曰源天與至孝絕心祿仕五十餘年常守沈默理契深要一辭開析百慮洗然抱此真節棄於清世臣竊為陛下惜之穆宗下詔以源守諫議大夫不赴尋以壽終

乙卯

國師慧忠將終耽源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忠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護身符子作麼乃入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忠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忠良久曰

通鑑

二十一

會麼帝曰不會忠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卻知此事以十二月九日右脇而寂門弟子奉全身於黨子谷建塔賜謚大證禪師帝尋召應真入內舉前語問之真良久曰聖上會麼帝曰不會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舡瑠璃殿上無知識代宗嘗在便殿指天下觀軍容使魚朝恩謂忠曰朝恩亦解些子佛法朝恩即問忠曰何者是無明無明從何而起忠曰佛法衰相今現帝曰何也忠曰奴也解問佛法豈非衰相今現朝恩色大怒忠曰即此是無明無明從此

起朝恩復抗聲曰有人言師今是佛得否忠曰朝廷有人言汝是天子果否朝恩伏地曰死罪死罪朝恩實非天子忠曰我不是佛所以二尊不並化朝恩曰師長作凡夫無成佛時耶忠曰我向後必當作佛汝姓什麼朝恩曰姓魚忠曰我向後作佛不名惠忠汝向後若作天子改卻姓莫不姓魚否朝恩伏地曰死罪死罪朝恩此去實不敢向師論佛法忠謂帝曰幾怕殺此奴

丁巳

十二年宰相元載王縉有罪載伏誅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椒八百斛他物稱是縉貶括州刺史縉

丁巳

戊午  
巳未

素奉佛不茹葷晚節尤謹妻死以第為佛祠初帝  
 未知重佛每從容問縉所以然縉必開陳福業報  
 應帝意向之由是宮中祀佛梵唄齋熏無少懈群  
 臣承風旨言死生報應故人事置而不修議者以  
 縉與杜鴻漸泥佛太過云縉與杜鴻漸泥佛太過云  
 ○米斗三文○猫鼠同乳縉與杜鴻漸泥佛太過云  
 三月上崩太子即位縉與杜鴻漸泥佛太過云  
 十四年天柱山崇慧禪師示寂縉與杜鴻漸泥佛太過云彭州人得法於  
 牛頭威禪師後居天柱寺僧問達磨未來此土還  
 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時且置即今事作麼生白

某甲不會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良久又日關  
 梨會麼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作  
 麼他家來太似賣卜漢相似見汝不會為汝錐破  
 卦文才生吉凶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問如何是  
 解卜底人曰汝才出門時便不中也問宗門中請  
 師舉唱答曰石牛長吼真空外木馬嘶時月隱山  
 問如何是西來意曰白猿抱子歸青嶂蜂蝶銜華  
 綠藥間及是遷化肉身不壞數百年猶在

庚申

始定  
稅

德宗迨改年建中代宗長子詔天下勿上祥瑞放  
 馴象出宮女用盧杞為相致朱

泚之亂幸奉天壽六十四崩葬崇陵在位二  
 十五年○立誦為皇太子○始定秋夏二稅

通鑑

二十一

千臂  
殊文

沙門慧超於五臺乾明寺錄出大廣智三藏不空  
所譯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鉢大  
教王經其序文曰大唐開元二十一年歲次癸酉  
正月一日於薦福寺道場內金剛三藏與僧慧超  
授大乘瑜伽金剛五頂五智尊千臂千手千鉢千  
佛釋迦曼殊室利菩薩秘密菩提三摩地法遂於  
其後受是法已不空三歲奉事經于八載至開元  
二十八載歲次庚辰四月十五聞奏開元聖上皇  
於薦福御道場內至五月五日奏詔譯經卯時焚  
燒香火起首翻譯三藏演梵本慧超筆授大乘瑜

伽千臂千鉢曼殊室利經法教十二月十五日不  
訖天寶元年二月十九日三藏將此梵本及五天  
竺阿闍梨書並付與梵僧目叉難陀婆伽令送此  
經梵本并書將與五印土南天竺國師子國本師  
寶覺阿闍梨經今不回後於大曆九年十月再至  
大興善寺大師大廣智三藏和上邊復伸咨決大  
教瑜伽心地秘密法門復將千鉢曼殊經本至建  
中元年四月十五日到五臺山乾元菩提寺遂將  
舊翻唐言梵音經本於寺校證至五月五日慧超  
重與抄寫出一切如來大教王經瑜伽秘密金剛



三摩地三密聖教法門述經秘義諸佛出世應物  
 隨意志求者智鏡玄通念之者無憂不入根緣感  
 赴必藉此經登菩提山除去邪執契傳二密得究  
 瑜伽要秘法門窮理微妙身口意業用智修持戒  
 定惠學顯現通達證如來地以信為首乘般若舟  
 速超彼岸今述曼殊之德靈迹歿伽聖覺無方神  
 力潛運以多塵劫悲願不住菩提一主無二尊現  
 為菩薩自茲金色世界來其忍土清涼之山導引  
 群品而即現燈現雲及萬菩薩信生奇特現光現  
 相人皆發明正智為利益三世蒼生有趣悉證菩

提也

壬戌

癸亥

甲子  
八五

○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官借其餘以供軍

○稅間架

○改興元○是年壽州毛罕妻生子毛債猪頭象耳

驟足魚腮人身鐵杖自鞭金田掃地償盜常住

錢債也

南嶽明瓚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宰相李泌乾  
 元中辭入衡嶽瓚隱居上封泌往謁之瓚誦經其  
 聲先悲悽而後悅豫泌隱知音因謂曰將非避隱  
 者有雲霄意乎瓚笑之曰莫相賊莫相賊泌色不

笑之  
主之  
噤力之

為動瓚久之見泌立侯不懈乃曰飯未泌曰未也  
瓚撥火出芋食與語久之辭去瓚撫其背曰好做  
十年宰相至是泌感事為帝言其高行有詔徵之  
使者至石窰宣麻命曰尊者起謝恩瓚寒涕垂頤  
凝坐略不以介意使者歎其淳正不之迫回奏其  
事帝咨羨之數四不已瓚著歌一篇其辭曰兀然  
無事無改換無事何須論一段直心無散乱他事  
不須斷過去已過去未來猶莫算兀然無事坐何  
曾有人喚向外覓功夫總是癡頑漢糧不蓄一粒  
逢飯但知噤世間多事人相趁渾不及我不樂生

揅  
設力

天亦不愛福田飢來喫飯困來即眠愚人笑我智  
乃知焉不是癡鈍本躰如然要去即去要住即住  
身披一破衲脚著娘生袴多言復多語由來轉相  
悞若欲度衆生無過且自度莫謾求真佛真佛不  
可見妙性及靈臺何曾受熏鍊心是無事心面是  
娘生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無事本無事何  
須讀文字削除人我本冥合箇中意種種勞筋骨  
不如林下睡兀兀舉頭見日高乞飯從頭揅將功  
用功展轉昏蒙取即不得不取自通吾有一言絕  
慮忘緣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真與

通戒一  
二

細如毫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世事悠  
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澗長流山雲當幙夜月  
為鈎卧藤蘿下塊石枕頭不奉天子豈羨王侯生  
死無慮更復何憂水月無形我常只寧萬法皆尔  
本自無生兀然無事坐春來草自青  
荆溪湛然禪師臨終謂其徒曰大道無方無躰生  
歟死歟其旨一貫吾歸骨此山報盡今夕聊與汝  
等談道而决夫一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備謂之  
假不一不異謂之中在凡為三因在聖為三德熱  
炷則初後同相涉海則淺深異流自利利人在斯

合  
荆溪

而已尔其志之言訖而化  
梁肅題其碑陰曰  
聖人不興必有命世者出焉自智者以法付灌頂  
頂再世而至左溪朗道若昧待公而發乘此寶乘  
煥然中興其受業身通者三十有九人而縉紳先  
生高位崇名屈躰受教者數十師嚴道尊遐邇歸  
仁自非命世亞聖曷以臻此

乙丑  
改貞元

丙寅  
二年翰林梁肅修天台止觀論成著止觀統例曰  
夫止觀何為也導萬化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  
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

止  
例觀

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靜明與靜  
止觀之躰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  
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原  
夫聖人有以見惑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  
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因  
相待以成法即絕待以照本御大車以禦正乘大  
事而總權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說三之域至  
微以盡性至賾而體神語其近則一毫之善可通  
也語其遠則重玄之門可闕也用至圓以圓之物  
無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

以示也廣其目所以告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擬  
而議之使自至之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諦者何  
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也者  
相對之義中道也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  
一之旨也至一即三至三即一非相含而然也非  
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強名也自然之理也言  
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聖人  
所至之地也末也者聖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垂  
迹則爲小爲大爲通爲別爲頓爲漸爲顯爲秘爲  
權爲實爲定爲不定循迹以返本則爲一爲大爲

圓為實為無住為中為妙為第一義是一三之蘊也所謂空也者通萬法而為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為言者也中也者妙萬法而為言者也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舉中則無法非中自假則何法非假舉空則無法不空成之謂之三德修之謂之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幾窮理盡性之說乎昧者使明塞者使通通則悟悟則至至則常常則盡矣明則照照則化化則成成則一矣聖人有以彌綸萬法而不差旁薄萬劫而不違燾載恒沙而不有復

燾  
尊音

歸無物而不無寓名之曰佛強號之曰覺究其旨解脫自在莫大極妙之德乎夫三觀成功者如此所謂圓頓者非漸次非不定指論十章之義也十章者恢演始末通道之關也五略者舉其弘綱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之諦也十乘者妙用所修發行之門也始於正觀而終於見境者義備故也關其餘者非修之要也乘者何也載物運者也十者何也成載之事也知其境之妙不行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豈藉夫九哉九者非他相生之說未至者之所踐也故發心者發無所

發安心者安無所安徧破者徧無所破爰至餘乘皆不得已而說也至於別其義例判為章目推而廣之不為繁統而簡之不為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貫珠不可雜也如懸鏡不可掩也如通川不可遏也議家多門非諍論也按經正義非虛說也辯四教淺深事有源也成一事因緣理無遺也噫止觀其救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智超絕卓爾獨立其孰能為乎非夫聰明深達得意忘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專用章句文字從而釋之又何踈漏耶或稱不思議境與不思議事皆極聖之域等覺

醯  
馨  
 夷

至人猶所未盡若凡夫生滅心行三惑浩然於言說之中推上妙之理是猶醯鷄而說大鵬夏虫之議層冰其不可見明矣今止觀之說文字萬數廣尋果地無益初學豈如暗然自修功至自至何必以早計為事乎是大不然凡所謂上聖之域豈隔闊遼曩與凡境杳絕與是惟一性而已得之謂悟失之謂迷一理而已迷而為凡悟而為聖迷者自隔理不隔也失者自失性不失也止觀之作所以離異同而究聖神使群生正性而順理者也正性順理所以行覺路而至妙境也不知此教者則學

通事十四  
二十一

澹  
朗莫

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譬如無目昧于日月  
之光行於重險之處顛踣墮落可勝已乎噫去聖  
久遠賢人不出庸昏之徒含識而已致使魔邪詭  
惑諸黨並熾空有云為坑為窞有膠於文句不敢  
動者有流於澹浪不能住者有太遠而甘心不至  
者有太近而我身即是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竅  
貌而稱慧者有奔走非道而言權者有假於鬼神  
而言通者有放心而言廣者有罕言而為密者有  
齒舌潛傳而為口訣者凡此之類自立為祖繼祖  
為家反經非聖昧者不覺仲尼有言道之不明也

我知之矣由物累也悲夫隋開皇十八年智者去  
世至皇朝建中垂二百載以斯文相傳凡五家師  
其始曰灌頂其次曰縉雲威又其次曰東陽小威  
又其次曰左溪朗公其五曰荆溪然公頂於同門  
中慧解第一能奉師訓集成此書蓋不以文辭為  
本故也或失則繁或得則野當二威之際緘授而  
已其道不行天寶中左溪始弘解說而知者蓋寡  
荆溪廣以傳記數十萬言網羅遺法勤矣備矣荆  
溪滅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古人云生而知之者  
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不學又其次也夫生

通事十四  
二十一

通華十四  
三十

禁文敷  
眯禮莫

而知之者蓋性德者也學而知之者天機深者也  
若其嗜欲深耳目塞雖學而不知斯為下矣今夫  
學者內病於蔽外役於煩沒世不能通其文數年  
不能得其益是則業文為之獲校措足也禁句為  
之斂糠眯目也以不能之師教不領之弟子止觀  
所以未光大於時也予常戚戚於是整其宏綱撮  
其機要其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易置之或引伸  
之其義之透其辭之鄙或難除之或潤色之大凡  
浮疎之患十愈其九廣略之宜三存其一於是祛  
鄙滯導蒙童貽諸他人則吾豈敢若同見同行且

戊辰

代宗  
御序

不以止觀罪我亦無隱乎爾建中上元甲子首事  
筆削三年歲在析木之津功畢云尔  
般若三藏新譯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成代宗皇  
帝親製叙文曰大朴既散有為遂作名利牽乎德  
巧智喪乎真愛惡攻乎性情因緣堅其染習內則  
百慮無節外則六根競誘天理滅而莫知道源迷  
而忘返淪溺苦海劫盡還初惟至人了萬物之宗  
越三界之表廓獨立而不改徧諸有而常然故能  
開導群迷濟拔流品六波羅蜜經者衆法之津梁  
度門之圓極也昔日月燈明如來為菩薩說歷劫

通華十四  
三十



通車十四  
三十一

曠遠真偈寂寥文殊師利於耆闍會中與弥勒菩薩語及其事成一切種智會無量義因唯佛能知唯佛能說教必有主其在茲乎是以釋迦如來為法而生俟時而現三身不異故處代而常寄萬行無修故隨方而自在運慈悲之力開攝護之門因其六塵示之六度導於法分全證法身結習紛綸乘理而悟是真般若之旨也故有慈氏善問大音讚言天垂寶華雲集仙蓋甘露流液光明燭幽使迷方淺深皆得自然之慧恒沙億眾能通般若之知嘗試論之先儒有言誠者自成而道自導也夫

液  
亦音

誠已於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誠物於外則不言而應不為而成其內者證法之身其外者大悲之力德產之致密化育之功也夫春風吹發萬類咸滋旭日升晝群陰盡釋乾坤易簡之道是則大同神明幽贊之情孰云區別殊途一致其理固然朕虔奉丕圖保又烝庶思建皇極以升大猷遐想靈蹤期於叶契舍城妙說久秘梵文徒懷瀉瓶未啓遺夾微言不昧將或起予於是蜀賓沙門般若受旨宣揚光宅沙門利言為之翻譯時大德則資聖寺道液醴泉寺超悟慈恩寺應真莊嚴寺圓照

通載一編  
三十一

光宅寺道岸等法門領袖人中龍象證明正義輝  
潤玄文知釋迦之寶城識衆尊之滿字以貞元四  
年歲次戊辰十二月二十八日於西明寺譯成上  
進凡一部十卷神龍翊衛如從金口之傳梵衆護  
持無異毫光之現朕齋心滌慮仰味宗源聞所未  
聞寔爲希有聊因暇日三復斯經雖法海甚深波  
流不讓舉其梗槩昭悟將來

二月江西馬祖大師道一示寂師漢州什邡人姓  
馬氏容兒豐偉牛行虎視引舌過準足有二輪文  
遇懷讓禪師密契心法始自建陽迂臨川次南康

所至聚徒說法勸建禪林大曆中始居豫章開元  
寺嘗示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佛  
達磨大師自南天竺國來此中華傳上乘一心之  
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  
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  
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又云夫求法者應無  
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取惡淨  
穢兩邊都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  
故故云三界唯心森羅及萬像一法之所印凡所  
見色即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但隨時言說

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  
生即名為色知色空故生即無生若了此意乃可  
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復有何事汝  
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  
俱無礙當生即不生師於開元示寂先是師嘗經  
由豫章泐潭之石門愛其山水奇勝洞壑平坦顧  
謂其從曰吾朽質之日歸骨于此至是門弟子奉  
靈骨舍利建道場于石門相國權德輿為之碑宣  
宗賜謚大寂禪師得法弟子凡百三十有九人各  
為一方宗主轉化無窮禪宗至此大盛于世

泐音  
勒

大珠慧海禪師者建州人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  
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  
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什麼我這  
裏一物也無求什麼佛法師遂禮拜問那箇是慧  
海自家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女寶藏一切具  
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覓師於言下  
自識本心不由知覺禮謝畢服勞久之後以受業  
師年老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現癡訥撰頓悟入  
道要門一卷為好事竊出及馬祖見之即告眾曰  
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眾中有

通車十四  
三十四

知師本姓朱者遂共尋訪師由是道閨顯著說法  
波翻海湧浩然無礙有頓悟門及廣語行于世

庚午

○迎佛骨

六年石頭希遷禪師示寂師得法於清原天寶中  
居衡山南寺寺東有石其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  
號石頭和尚南嶽鬼神多見身聽法師皆與之授  
戒大曆中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並  
湊二大士之門嘗示衆曰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  
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  
菩提煩惱名異躰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躰離斷

契參同

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  
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  
等知之無所不備師初閱肇論云會萬物爲已者  
其唯聖人乎還豁然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因著  
參同契其辭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  
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  
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  
而更相涉不尔依位住色本殊質像聲元無樂苦  
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  
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

通載十  
三十一

通車十四  
三十五  
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  
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  
以明相覩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  
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柱承言須會  
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  
遠近迷隔山河固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癸酉

丙子

○張滂請稅茶得錢四十萬緡茶稅之始也  
十二年宣河東節度使禮部尚書李詵備禮迎法  
師澄觀入京觀至有旨命同蜀賓三藏般若翻譯  
烏茶國所進華嚴後分梵夾帝親預譯場一日不

至即差僧寂光依僧欲云皇帝國事因緣如法僧  
事與欲清淨觀承睿旨翻宣既就進之帝命開示  
華嚴宗旨群臣大集觀陞高座曰我皇御宇德合  
乾坤光宅萬方重譯來貢東風入律西天輸越海  
之誠南印御書北闕獻朝宗之敬特回明詔再譯  
真詮光闡大猷增輝新理澄觀顧多天幸欽屬盛  
明奉詔譯場承旨幽贊拈躍兢惕三復竭愚露滴  
天池喜舍百川之味塵培華岳無增萬仞之高極  
虛空之可度躰無邊涯大也竭滄溟而可飲法門  
無盡方也碎塵刹而可數用無能測廣也離覺所

兢  
音  
他  
歷

楊

覺朗萬法之幽邃佛也芬敷萬行榮耀衆德華也  
圓茲行德飾彼十身嚴也貫攝玄微以成真光之  
彩經也總斯七字為一部之宏綱將契本性非行  
莫階故說普賢無邊勝行行起解絕智證圓明無  
礙融通現前受用帝大悅賜觀紫方袍號教授和  
尚其後相國齊抗鄭餘慶高郢請撰華嚴綱要三  
卷相國李吉甫侍郎歸登駙馬杜琮請述正要一  
卷又為南康王韋臯相國武元衡著法界觀玄鏡  
一卷僕射高崇文請著鏡燈說文一卷司徒嚴綬  
司空鄭元刺史陸長源請撰三聖圓融觀一卷節

郢  
井以

度使薛華觀察使孟簡中書錢徽拾遺白居易給  
事杜羔等請製七處九會華藏界圖心鏡說文十  
卷又與僧錄靈邃大師十八首座十寺三學上流  
製華嚴圓覺四分中觀等經律論闕脉三十餘部  
皆古錦純金隨器任用云

己卯

十五年清涼受鎮國大師號進加天下大僧錄四  
月帝誕節敕有司備儀輦迎教授和上澄觀入內  
殿闡揚華嚴宗旨陞高座曰大哉真界萬法資  
始包空有而絕相入言象而無迹妙有得之而不  
有真空得之而不空生滅得之而真常緣起得之

而交映我佛得之妙踐真覺廓淨塵習寂寥於萬  
化之域動用於一虛之中融身剎以相含流聲光  
而遐燭我皇得之靈鑒虛極保合大和聖文掩於  
百王淳風扇於萬國敷玄化以覺夢垂天真以性  
情是知不有太虛曷展無涯之照不有真界豈淨  
等空之心華嚴教者即窮斯旨趣盡其源流故恢  
廓宏遠包納冲邃不可得而思議矣指其源也情  
塵有經智海無外妄惑非取重玄不空四句之火  
莫焚萬法之門皆入真二際於不一動千變而非  
多事理交涉而兩忘性相融通而無盡若秦鏡之

互照猶帝珠之相含重重交光歷歷齊現故得圓  
至功於頃刻見佛境於塵毛諸佛心內衆生新新  
作佛衆生心中諸佛念念證真一字法門海墨書  
而不盡一毫之善空界盡而無窮語其定也真一  
心於無心即萬動而常寂海湛真智光含性空星  
羅法身影落心水圓音非叩而長演果海離念而  
心傳萬行忘照而齊修漸頓無得而雙入雖四心  
廣被八難頓超而一極唱高二乘絕聽當其器也  
百城詢友一道棲神明正為南方盡南矣益我為  
友人皆友焉遇三毒而三德圓入一塵而一心淨

千化不變其慮萬境順通于道契文殊之妙智宛  
是初心入普賢之玄門曾無別體失其旨也徒修  
因於曠劫得其門也等諸佛於一朝諦觀一塵法  
界在掌理深智遠識昧辭單塵黷聖聰退座而已  
帝時默湛海印朗然大覺顧謂群臣曰朕之師言  
雅而簡辭典而富扇真風於第一義天能以聖法  
清涼朕心仍以清涼賜為國師之號朕思從來執  
身心我人及諸法定相斯為甚倒群臣再拜稽首  
頂奉明命由是中外台輔重臣咸以八戒禮而師  
之

黷  
徒  
谷

踵  
勇  
主

是歲廬山東林律大德熙怡立竟佐製其碑曰  
大師熙怡姓曹氏桂陽人也奮勲前烈垂休積慶  
史氏詳之矣夫真如不遠其要在乎無垢妙理不  
深其要在乎見性本於真實暢其虛無俾聆芳咀  
潤孜孜請益則大師之教也大師躰識深靜風度  
端敏受具戒於南嶽脩律儀於東林常趺坐一室  
而四方學者差肩繼踵發此柔軟納其歸依竟言  
玉振微文冰釋故崇德雅羨臨壇持法垂五十年  
嘗以至德初隸東林寺居耶舍塔院數逾二紀而  
信心長者懷甘奉贄紛然並進監厨守藏不遑祇



通鑑卷十四  
三十九

景影音  
蠡第里

受既而悉歸精舍頌于衆僧大師率同門人布衣  
糲食而已故推已以見相因相而歸空搜閱精微  
鑽研首要嘗苦背悶而針石不能及也故於中夜  
累歎有神人撫背殊形駭物斯須乃去自茲窮討  
經論切磋心要加以律儀端靜受持勤至感通之  
應故難盡書至於山鹿歸仁林鳥効祉大師之室  
不足駭也大曆五年躋五老峯望彭蠡臨瀑布乃  
朔凌雲精舍為經行之地旁引泉竇以滌塵迷近  
躡松壑以求清涼丹崖雲岫勢若屏牖然趨風望  
景攀危輦重翼如而至者難以數記積十餘年乃

庚辰

至大林精廬泮法刃然慧炬俾夫恂恂圍繞者割  
其縛道其迷洗然而自得貞元中歸東林戒壇院  
以吾道已成吾教已行十五年秋七月召門弟子  
曰吾隨化還須更寂滅僧牒五十報齡七十一大  
師精貫六藝旁達百氏嘗與故太師魯國公顏真  
卿故丞相趙公憬故御史大夫盧公群今吏部侍  
郎楊公於陵為叅禪之侶幽鍵洞發玄言兩得門  
人法粲等十餘人傳其教焉高僧傳誌熙怡異迹  
尤多而堯佐之文美雅故錄其文而不載其傳  
十六年逸士劉軻游廬山之黃石岩遇高僧異之

通鑑卷十四  
三十九

因為記曰古老有言太極之氣積成山嶽洩為川  
瀆然則匡阜之境其大者乎庚辰歲山客劉軻來  
拾怪異自麓至頂却下半里餘次于黃石岩岩中  
有棲禪子不知其幾膺乃蹟其輕重頗見其宅心  
之地及問其住年但以手指松桂曰毫髮我植今  
環人臂鳥飛兔走吾復何齒矧卯戌之昏旦霜炎  
之凍灰生落之榮穎去留之訟泝雖云云自彼而  
於我蔑如也於戲向非岩房峭絕僧行孤峙則入  
境兩失其宜也復何言哉觀夫雲烟雜乎履寫嵐  
靄生於襟袖群形浩擾併人眸子每烟雨初霽山

膝蘇

光澄練冷冷仙語如在耳右况又聳凌兢上冥冥  
焉知不能與洪崖接袂浮丘連駕盈縮造化吐納  
顯氣絕慚顏於厚面遠喧卑於膝穢乎不得而然  
者蓋鈞也餌也名為利鈞利為名餌吞鈞食餌手  
足羈鎖彼焉得跳躍於此乎夫禪子脫去桎梏四  
支宣展動與雲無心靜將石何機物我一致端邪  
徑塞僕所謂非斯人不能住斯境也禪師生宜春  
姓黃氏名常進以師久住遂以其姓易其岩名焉  
南嶽雲峯律師法證示寂卽族郭氏色厲而仁行  
峻而周道廣而不尤功高而不有毅然居山之北

辛巳

峯以為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用  
嚴事由其內者聞大師之言律義莫不震動悼懼  
如聽誓命由其外者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悽欷  
忻踊如獲肆宥故時推人師則尊其首詔求教宗  
則冠其位凡度學者五萬人壽七十有八僧臘五  
十七河東柳子厚銘其塔復為之碑曰乾元元年  
某月日皇帝曰予欲俾慈仁怡愉洽于生人惟淳  
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于下惟茲嶽  
上于尚書其首曰雲峯大師法證允蒞事五十年  
貞元十七年乃沒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巽曰素

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執行峻特器  
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以尊嚴整齊明列義  
類而人知其所不為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以高廣  
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  
受教髻童毀齒踴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  
凡五萬人吾師冬不煖裘飢不豐食每歲會其類  
讀群經俾聖言必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伍伐木  
輦土作佛塔廟洎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  
將沒告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  
後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為生而知未始來沒而

髻  
余音

知未始往也其道備矣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  
其詞曰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  
告後學是効師之德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渙焉而  
不積同焉而皆得茲道惟則師之功勤勞以庸維  
奧秘必通以興祠宮遐邇攸從師之族由號而郭  
世德有奕從佛於釋師之壽七十有八惟終始罔  
關丕冒遺烈厥徒蒸蒸惟大教是膺惟憲言是懲  
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  
其承之

壬午

○雪下一文○丹霞出家年六十四矣

癸未

佺他活

隱士陸羽卒羽字鴻漸初爲沙門得之水濱畜之  
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  
以爲儀乃以陸爲姓氏名而字之師教以旁行書  
答曰終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爲孝乎逃去爲優人  
天寶中太守李齊物異之授以書兒佺陋口吃而  
辨上元中隱苕溪與沙門道標皎然善自號桑苧  
翁闔門著書召拜太子文學不就嗜茶著茶經三  
卷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  
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突間祀之爲茶神初開元中  
有逸人王休者居太白山每至冬取溪水敲其精

紇下  
設

瑩者煮茗共客飲之時覺林寺僧志崇取茶三等以驚雷笑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首香待客赴茶者至以油囊盛餘滴以歸復有常伯熊者因盧仝茶詩深信飲茶之益乃取羽之論復廣著茶功御史李季鄉宜慰江南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執器而前季鄉為再舉杯時又有舉羽者召之羽野服挈具而入季鄉不為禮羽愧之更著毀茶論其後尚茶成風致回紇入朝驅馬市茶焉是歲東都聖善寺大師凝公卒林白居易作八漸偈吊之其序曰居易嘗求心要於師師賜教焉

白侍郎  
八侍  
漸偈

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由是入於耳貫於心嗚呼今師之報身則化師之八言不化至哉八言實無生忍觀之漸門也故自觀至捨次而贊之廣一言為一偈謂之八漸偈蓋欲以發揮師之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墜也既而升于堂禮于床跪而唱泣而去偈曰觀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觀則辨真妄覺惟真常在為妄所蒙真妄苟辨覺生其中不離妄有而得真空定真若不滅妄即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為禪定乃脫生死慧

專之以定定猶有繫濟之以慧慧則無滯如珠在  
盤盤定珠慧明定慧相合合而後明照彼萬  
物物無遺形如大圓鏡有應無情通慧至乃  
明明則不昧明至乃通通則無礙無礙者何變化  
自在不濟而通力不常應念而變二相非有隨求  
而見是大慈悲以一濟萬捨衆苦既濟大悲  
亦捨苦既非真悲亦是假是故衆生實無度者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出僧曰  
學人未領首在師曰去師上堂示衆曰心若無事  
萬象不生意絕玄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道而

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  
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之極則向上  
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夫大道無中  
復誰先後長空絕際何用稱量空既如斯道復何  
說夫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  
境俱亡復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  
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劒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  
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為道矣禪德  
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  
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

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  
 以靈源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真空無迹真如  
 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為增語禪德且須自  
 看無人替代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  
 何住璿機不動寂尔無言覲面相呈更無餘事珍  
 重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貌得吾真否衆皆將寫  
 得真呈師師皆打之弟子普化出曰某甲貌得師  
 曰何不呈似老僧普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  
 向後如風狂接人去在師既奄化勅謚凝寂大師  
 真際之塔

貌  
墨角

濬  
思閏

是歲監察御史柳宗元送濬上人歸淮南序曰金  
 仙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  
 其敷演教戒於中國者離為異門曰禪曰法曰律  
 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奉其有修整觀行尊嚴法容  
 以儀範於後學者以為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秘  
 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  
 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風而受賜攀慈航  
 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  
 秘殿以問焉導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且  
 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

造  
去聲

恩退懷省待之禮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  
東顧振衣晨往右司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  
釋教與上人為方外游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是  
合郎署之友詩以貺之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  
繫其詞曰上人專於律行恒久弥固其儀形後學  
者歟誨於生雲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觀于高  
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然者是將心歸空  
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  
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韋魯侯之贈後吳鼎今錢  
詩之重皆衆吳鼎也故乘韋之比得序而先之且

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甲申

南嶽般舟和上卒于厚作第二碑其詞曰佛法

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  
者為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上盡得師之道  
以補其處為浮圖者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和上  
心大而行密體卑而道尊以為由定發慧必用毗  
尼為之室宇遂執業於東林恩大師究觀秘義乃  
歸傳教不覩文字懸判深微登壇蒞事度比丘衆  
歲凡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墜以為去凡即聖  
必以三昧為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

蒞利音



要奧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洞開真源道場專精長  
跪右遠不衡不倚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  
初開元中詔定制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  
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茲嶽尤重推擇居首師乃  
即崇嶺是作精室闢林莽剝岩巒殿舍宏大廊廡  
脩直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貨凡南方人顓念佛  
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和上生十三年  
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具戒又十年而處壇場又  
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二十七日化于  
茲室嗚呼無得而脩故念爲實相不取於法故律

被  
去聲

爲大乘壞衣不飾揣食不味覆薦服役凡出於生  
物者擯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  
真者動而成群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恒如  
寂用之涯不可得也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  
廣其師之德延干罔極故申明陳辭俾刊之茲碑  
銘曰像教南被及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  
師是嗣增濟道源度衆逾廣大明群昏乃興毗尼  
微密是論八萬總結彰於一言聲聞熙熙遐邇來  
奔如木旣枝有植其根乃法般舟奧妙斯存百億  
冥會觀于化元同道祈祈功庸以敷如水斯壅流

斷  
角竹

之無垠帝求人師登我先覺赫矣明命表茲靈嶽  
于彼南阜齋宮爰作負揭致貨時靡要約袒奮程  
力不呼而諾是刈是鑿既塗既斲層架孔碩以延  
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絮帛匪安其躬亦菲其食勤  
而不勞在用怕寂縱而不傲在捨怕得洪融混合  
孰究其跡懿茲遺光式是嘉則容兒往矣軌儀無  
極其徒追思慮薦茲石

乙酉

順宗誦改永貞

德宗長子好浮圖教礼清涼爲國師性寬仁愛尤善文隸壽四十六

崩咸寧殿薨豐陵居攝一年

是歲九月太尉中書令常臯薨臯初生厥父飯僧

祈福忽有應真尊者至齋畢乳媪抱兒求咒願尊  
者起謂衆曰此兒諸葛武侯也它日有美政於蜀  
宜以武字之言訖恍然不見其後臯游官出處節  
義功名大槩與武侯相類治蜀二十有一年封南  
康郡王有德在民四川至今奉祀之雅好釋氏法  
嘉州石像初成臯爲之記略曰頭圍千尺目廣二  
丈其餘相好一一稱是世羨其簡而雅又嘗訓鸚  
鵡念佛鸚鵡斃以桑門故事閣維之得舍利臯爲  
之記曰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毛羽必有感  
清英純粹者矣或炳耀离火或稟其蒼精皆應乎

鸚鵡  
舍利  
記

通鑑十四

四十八

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革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不念留真骨於已斃殆非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緣用一真化前歲有鸛鸚鵡鳥者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華夏有河東裴氏者志樂金仙之道聞西方有珍禽群嬉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固可以矯激流俗端嚴梵倫或教持佛名號曰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翅若承善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默然而不答或謂之不念即唱言阿弥

上 是  
下 聲去

陀歷試如一曾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為緣生無念為實際緣生不答以為緣起也實際雖言言本空也每虛室戒曙發和雅音穆如笙篳靜鼓天風下上其音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然而嘉善矣嗚呼生有辰乎緣其盡乎以今年七月悴爾不懌七日而甚馴養者知將盡乃鳴磬而告曰將西歸乎為爾擊磬尔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弥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斂翼委足不震不仆揜然而絕按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慧者歿有舍利知其說者固不隔殊類哉遂命以闍維之法焚

之餘燼之末果有舍利千餘粒烟尔耀目瑩然在  
掌識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利世安  
往而非菩薩之化歟時有高僧慧觀嘗詣三學山  
巡禮聖迹聞說此鳥涕淚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  
用陶甕建塔旌異之余謂此禽存而有道歿而有  
徵古之所以通聖賢階至化者女媧蛇軀以嗣帝  
中衍鳥身而建侯紀乎冊書其誰曰語怪而况此  
鳥有弘於道流聖證昭昭胡可默已是用不愧直  
盡于辭  
是歲八月順宗遜于位皇太子立是為憲宗初順

帝問  
於佛  
光

宗嘗在東宮問佛光如滿禪師曰佛從何方來滅  
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今佛在何處答曰佛從無  
為來滅向無為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  
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為衆生來去為衆生去清  
淨真如海湛然休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  
帝又問曰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  
又言無法說山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  
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滿復答  
曰佛體本無為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  
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

帝問  
於清涼

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又嘗問心要於清涼國師國師答之其略曰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該攝內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真性則空明廓徹雖即心即佛唯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沉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

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相依真妄相待若求真去妄如棄影勞形若體妄即真似處陰影滅若無心忘照則萬慮都指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啓放曠任其去住靜鑑覺其源流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法界言止則雙亡知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真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亡之中道

比丘一清書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四

通載十四

五十一

通鑑卷之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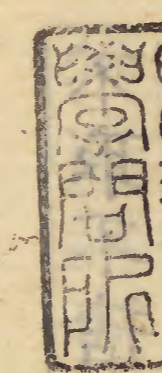
新野郡... 漢... 郡... 縣... 郡... 縣...

中... 郡... 縣... 郡... 縣...

郡... 縣... 郡... 縣... 郡... 縣...

郡... 縣... 郡... 縣... 郡... 縣...

郡... 縣... 郡... 縣... 郡... 縣...



郡... 縣... 郡... 縣... 郡... 縣...

Handwritten marks in the top left corner of the left page.

Handwritten mark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left page.

Handwritten mark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left page.

Handwritten mark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left page.

